

解放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述评

张帆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摘要】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学术界对于它的研究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已起步,并且经过解放后较为系统化的发展,至今已逾百年的历史。然而从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研究总体上看,少数民族文学由于范畴相对狭小、涉及的作家作品也相对较少,因此对它的研究尽管也有较长的历史,但是相比于汉族文学研究等,无论是在宏观(作为整体性概念)和微观(具体作家作品)等方面,还是就研究整体体系的完善程度而言,都是难以比拟的。因此少数民族文学是现今中国文学研究诸领域中一个尚待进一步发展的薄弱环节。对它研究者们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并进行一种全面系统、条理清晰,同时又要具有较强逻辑性的综合把握。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解放后;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I20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8)02-0048-04

在我国文学史上首部将少数民族文学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著作《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编者将我国解放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进行了阶段性的划分:第一阶段为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是全面搜集、重在整理阶段;第二阶段为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这期间有受“文革”的影响而基本中断研究的十年,主要是对某单一民族文学的编撰;第三阶段是从80年代末至今,这一时期开始将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探讨,深入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范畴、特征、研究方法等等。^[1]然而这种按照时间段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进行划分的方法只是一种宏观上的大致梳理,简单的勾勒出一幅轮廓,并没有很清晰的概括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因而不免显得过于空泛。

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其他文学研究一样,虽然都是古已有之,但真正比较成体系、具备一定规模的研究还是在解放之后才开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其他文学研究相比又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它基础薄弱,解放以前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少,而且极其散乱;可供研究的原始资料也较稀缺,大都需要事先发掘整理,而且对资料的把握也因为诸如语言不通,对其中涉及民族习俗、宗教信仰等内容的不熟悉等等而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因此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可以说是困难重重,甚至连最基本的对其概念的认识都存在着“观念模糊、概念空缺”^[2]的严重问题。对少数民族文学这一范畴的界定,学界说法不一,且分歧很大。较早出现的是以单超为代表的“题材决定论”,即“反映了某一民族生活的作品,不管是出身于什么民族,都应该是某民族的文学。”^[3]随后对此持不同意见的“民族出身

决定论”出现。这种说法以吴重阳和赵志忠为代表,它界定作品是否属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作者是否为少数民族出身”^[4]。后面的这种说法在学界逐渐占据了上风,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一把标尺。但是客观的讲,这两种界定的方式都有着容易落入窠臼、过于机械化的弊端。类似这样根本概念上的含混不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尽管少数民族文学本身还存在着诸多方面的争议,但它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学科是客观存在的。我国对少数民族文学问题的研究起步并不算晚,早在上世纪初,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就曾经有过这方面的论述,而后其它学者也一些相应的研究成果,但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战的零散状态。在解放后,随着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逐步好转,学术研究也日益体系化、规模化,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也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在“十七年时期”的过度左倾和稍后几乎毁灭整个文艺界的“文革”中,由于认识的问题和重视的程度不够等原因,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守成的基础上并未取得十分突出的成就。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真正的大发展阶段应该是从文学新时期开始的。在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开始从细处着眼,由微观而宏观,在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对文学史的编写(某一民族和整个少数民族都有了文学史)以及大量的相关研究论文的发表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些都标志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不仅步入了正轨,而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对于具体的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一般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即“传统民间文学和书面文学创作”^[5]这两个基本点。传统民间文学是一个历时

的范畴,同时它也是少数民族文学最常见的表现形态,甚至说这部分内容是整个少数民族文学的精华所在也不为过。和其他一切文学一样,少数民族文学最初也是源于民间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真实反映了各个少数民族人民的先民们对大自然等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的周边环境、现象等的原始认识;对本民族的形成以及发展过程的独特理解;对自己民族生产、生活习俗的展示等等内容。这样就使得以民间神话传说故事为核心的传统民间文学范围及其广大,涵盖的内容及其丰富,以至过于庞杂。再加上大多数少数民族在解放前并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因此他们的传说文学实际上就是口头文学。而当时少数民族的地位一般都很低下,尤其是传播这些文学的说唱艺人更是如此,这更为其传承造成了困难。这种种不利因素都给少数民族传统民间文学的研究增添了难度。

面对这样的情况,在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多数学者对少数民族传统民间文学的研究活动主要集中于原始资料搜集和整理,这基本上是一种抢救性的发掘式研究。这使得许多几乎已经销声匿迹的各民族神话、传说、史诗等作品重新展现在我们面前。其中的一部分,诸如以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为代表的三大史诗等巨著无论从篇幅上看,还是从艺术表现的角度看,都是“可以与古希腊荷马史诗相抗衡”^[6]的。然而对于这些作品的单纯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始终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文学研究。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少数民族民间传统文学的研究停留在一种“史”的描述阶段,即以书写文学史的方法来观照民间传统文学,先对作品内容进行介绍,然后在加上一些对作品的简要评论。这种方法的重点在于对作品内容介绍上,而评论往往比较泛泛,仅是概念性的描述。这很难触及到作品中所存在的问题的本质,给人的感觉也就只能是个模糊的印象,大有浅尝辄止之感。

没有详细的着眼点去切入问题的研究只是一种表面文章。以搜集、整理为主的少数民族传统民间文学研究就明显的有着这种趋势。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大多不是以文本形式存在、篇幅巨大、流传版本众多等等),对这些文学的研究很难做到以作品为依托,从细部入手向广大纵深部分挖掘,去用更细致和独特的眼光观照整个作为研究对象的的作品。因此另一部分研究者开始了新的探索。与前一部分研究者相比,这些人更具有一种开拓精神和锐气,他们在对少数民族传统民间文学进行整理的基础上,又对其更深入、更全面、更多角度的探索。

在这方面学者李子贤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应“更加自觉地运用民俗文化学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7]这是许多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另辟蹊径的观点之一。正是这些另外寻求突破的研究极大的扩充了少数民族传统民间文学研究的范围,使以往大多流于表面的研究得以深化和丰富,并且为少数民族文学整体研究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少数民族传统民间文学在历经千年的口口相传的过程中融入了大量关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习俗等各方面的内容,堪称一座艺术宝库,但正因为这样,口头的不确定性和内容的驳杂等等客观原因的存在,使研究过程受到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尽管解放至今半个多世纪中少数民族传统民间文学研究已取得不少值得肯定的成果,却始终难以成为整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重点部分。

与传统民间文学研究的形式较为单一,可供挖掘的角度及探讨问题的切入点较少的情况相比,少数民族的书面文学研究则要好的多。随着学术界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认识逐步深化,对其研究的状况也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把握——研究者意识到少数民族文学中的传统民间文学尽管数量极为可观,但它由于种种自身的先天不足,而在研究领域内很难被驾驭,所以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重心仍要集中于对书面文学的研究。这样便形成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以书面文学为主,以传统民间文学为辅的模式,这也构成了解放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主流趋势。

书面文学历来是文学最为主要的存在形式,但这对于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而言却是个例外。由于所生活的区域闭塞、受到统治阶级的压迫等原因,长期以来我国的少数民族中除了藏、蒙、满等为数不多的几个民族较早拥有了自己的文字外,其余的少数民族大都是在解放后才有了自己的文字。同时有些少数民族作家虽然也进行汉语创作,但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都往往并不受到重视而被湮没。所以少数民族文学直到上个世纪初期才开始进入“形成诺大规模的‘发轫期’,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极大成就的突出期。”^[8]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国少数民族书面文学研究就是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对古代作家元好问、纳兰性德、曹雪芹等汉语创作的研究基本没有从民族角度入手的,已很难算作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梁庭望教授也指出,作家文学的创作有了很大发展的20世纪才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展示自己辉煌的世纪。”^[9]而书面文学创作的繁荣也推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研

究的发展,尤其是在解放后,创作日益增多,研究也更是日益成熟,创作和研究相辅相成的进行,促成了20世纪少数民族文学整体大发展的局面。

由于时间上的重叠,少数民族书面文学研究在模式、方法等方面都十分贴近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这是一种必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太多的血缘联系。所以将它们等同起来研究本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非要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硬靠到现当代文学研究上,也会出现一些不当之处。在目前很多的少数民族书面文学研究中,从宏观上说,都要论及鲁迅先生对它们的影响作用;如到具体的作家作品,则言必称老舍、沈从文、张承志等颇具影响力的少数民族作家及其创作。这些现当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家诚然是少数民族文学的骄傲,他们的创作不仅是少数民族的财富,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财富。但在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由于“民族出身决定论”已基本成为权威说法,因而研究往往只注重作家的民族问题,至于其作品中是否反映了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等问题则常被忽视。实际上,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应该包含具备一定民族特色的要素在内。如果过多的侧重于现当代文学中已大量论及的作家作品,且仅仅因为作家是少数民族出身,这样的研究缺乏以一种民族文学的眼光去审视的过程,以致显得苍白而泛泛,很难体现出研究中所必需的民族因素的成分(如在老舍的研究中,大量提及《老张的哲学》、《骆驼祥子》等作品,这些虽然是经典作品,但其中并没有体现出很多的民族文学的特色,而在现当代文学中由于是未竟之作而经常被一带而过的反映满族旗人生活的《正红旗下》,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是应该被作为重点的,却也常常被忽视。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少数民族书面文学研究过于依赖现当代文学研究,缺乏应有的自主性、独立性)。

针对这个问题,学术界也在不断作着努力,产生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刘大先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一文中指出:“摆脱主流/汉语文学批评影响的焦虑,树立自己独特的批评品格”^[10]才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正确发展之路。面对这个当务之急的问题,研究界也注意到不能矫枉过正,将少数民族文学孤立于我国文学整体观之外。因此学者李祥林认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应该遵循两个态度:“一是警惕‘失语’,杜绝依附,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二是避免‘独语’,反对割裂,保持开放性。”^[11]应该说这些观点都是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大有裨益的建议。现阶段以他们为代表的一些研

究都主张立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特色,紧密围绕这一点展开的同时又不切断与其它文学研究的联系。这或许可以说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要做到既有文学统一的根源,又有自身特色的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

还值得一提的是,从新时期以来,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许多研究者的眼界更为开阔,于是他们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视野便得到相应的扩展。很多先进的研究问题的方法和视角被引入到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去,这为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切入角度,这其中观点比较新鲜、特别的著作、文章主要有:

关纪新(满族)主编《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从我国各民族之间关系入手,并引进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方法,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关联,打破了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界限、促进了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沟通。这种新颖的方法使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何小勇著《新时期少数民族写作中的复仇主题考》(此文为作者2006年在暨南大学作的硕士学位论文),以“复仇文学”为切入点观照少数民族文学,将复仇这一文学母题放置于少数民族文化范畴中去分析,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更为广阔的空间。

王静著《人与自然: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生态创作概述》(此文为作者2006年在中央民族大学作的博士学位论文),将当下流行的“生态批评理论”运用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作者注意到少数民族生活的区域生态状况明显优于其它地区,并将这种差异上升到文学创作层面。这便赋予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新的意义,使其从单纯的文学研究拓展为一种内涵更为广泛的文化研究。

丹珠昂奔(藏族)著《时代文化哲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民族文学研究》,1986年第4期),作者认为时代、文化以及哲学问题一直都与文学有着极为深刻的联系,少数民族文学自然也不例外,他将三者综合在一起,又以藏族文学为核心,系统梳理其中涉及以上诸问题的作品,以这三种不同角度深入文学作品及其创作过程中,充实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相对薄弱的领域。

欧阳可悻著《对少数民族文学地域性研究的再思考》(《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4期),地域性其实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一大特色,所以从地域方面来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其实并不是十分新颖的观点,但

作者更多的是关注地域文化之于文学的影响,这就开辟了地域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先以文化介入地域,再以地域介入文学的研究方式也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相对新颖的思路。

郁龙余著《佛教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深圳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8卷第1期),在学术界广泛以宗教为新的文学研究观照域的潮流中舍弃了宏观的宗教,而是以更为微观、具体的宗教——佛教作为重点,并将佛教联系到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融合层面上,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反过来审视佛教之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达到了一个宗教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相交汇的高度。

栗原小荻(白族)著《论中国精神文明与少数民族文学之关系》(《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把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我国政治范畴中的精神文明建设联系在一起,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着重突出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对于国家精神文明建设所作出的贡献,从文学角度批驳了将少数民族视为蛮荒、粗野种族的观点。等等。

以上所列举的著作和论文仅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这些研究成果都以较新的视角关注少数民族文学,从而具备了一定的典型性。它们从不同的层面、角度切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充分显示了各自的学术特色。正是由于这越来越多的成果的涌

现,使略显沉闷的研究活动日趋活跃起来,这些也必将有助于影响到整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活动,推进其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综上所述,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经过解放后半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和建设,已经初具规模,成为我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如此,研究界也应该认识到,相比较于文学研究中的其它领域,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基础还很薄弱,从整体上看其系统性还不是很强,研究水平也相对滞后,缺乏创新性和突破性。这就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虽然也产生了为数不少的优秀成果,但仍显得羸弱。因此,就整体而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目前阶段还是属于一个尚待进一步开拓的领域。正如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先驱白崇人教授在《“少数民族文学”的提出及其意义》一文中指出的“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价值、地位已愈来愈被人们所认识”^[12]那样,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认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研究者应该相应的按部就班的建构起完整的研究体系。笔者认为,现在看来尽管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但相信随着我们对其认识的逐步深化,学术界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解程度也必然会随之加深,而这些终将成为促进整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的推动力量。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马学良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922~923.
- [2]梁庭望(壮族).20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1:96.
- [3]单超.略谈民族文学及其归属问题[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2.
- [4]赵志忠(满族).少数民族文学的界定[A].民族文学论稿[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2.
- [5]唐科春.少数民族文学初探[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1986,3.
- [6]赵志忠(满族).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A].民族文学论稿[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6.
- [7]李子贤.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新课题[J].民族文学研究,2001,1:3.
- [8]栗原小荻(白族).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纵横论[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56.
- [9]梁庭望(壮族).20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1:96.
- [10]刘大先.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J].文艺理论研究,2005,2:15.
- [11]李祥林.回顾与反思——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及美学研究之我见[J].新余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3:30.
- [12]白崇人(回族).“少数民族文学”的提出及其意义[N].文艺报,1956/5—6/30.

Commentary of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Ethnic Literature of Post-liberation

ZHANG Fan

(Literature College,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034)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whole Chinese literature, Ethnic literature has been researched as early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last century and has more than a century of systematic development after liberation. Nevertheless, judging from the entire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overall, the research of the ethnic literature is not

Chen Jiru's Cultural Personality Seen in Racords inside a Small Widow

LI Fang, LI Xiu-qing, XU Jian-j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an 615022)

Abstract: There is a clear and outstanding age characteristic of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in the cultural personality of Chen Jiru. Racords inside a Small Widow, which spread most widely among folks and had a larger influence, reflects representatively his cultural personality. The essence of his cultural personality is the understanding and positioning of one's self-value and life meaning. The self-affirmation of one own characters, the worship for real love and the flexible living art form the main content of his cultural personality.

Key words: Chen Jiru; Cultural Personality; Self-value; Life Meaning;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47页)

the two heroine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oth Antigone and Nora are revolting characters fighting against patriarchal society. Although the style, process and result of their fighting are different, their revolting character reveals "principles and spirits of love" in "feminine rules"

Key words: Antigone; Nora; feminine rules; Spirit of Love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51页)

enough because of relatively narrow scope, the scarce of authors and their works, compared with Han literature research whether at the macro (as a holistic concept) and micro (specific authors and works) aspects. Therefore ethnic literature is a weak link in the area of present Chinese literature study, and needs a further development. Researcher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it, and give it a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coherent, and logical research to grasp comprehensively.

Key words: Ethnic Literature; Post-liberation; Commentary of Research

(责任编辑:张俊之)